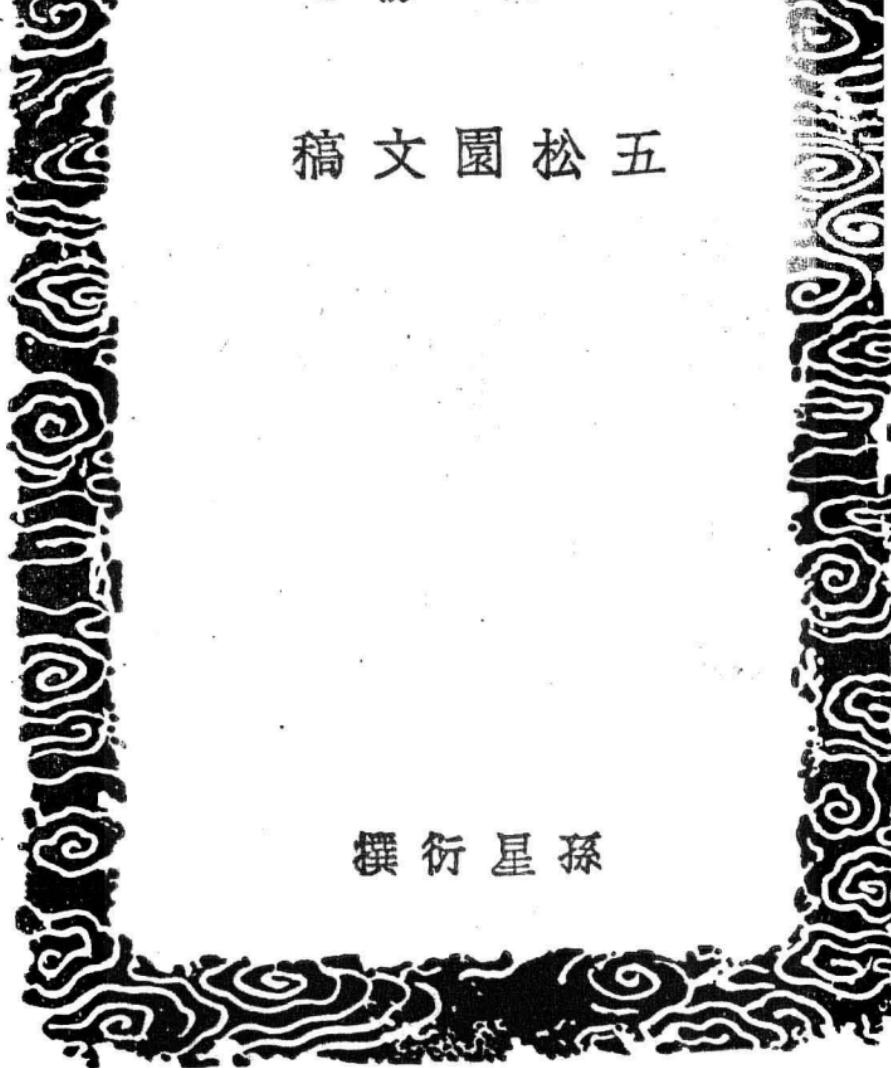


五松園文稿





五松園文稿



孫星衍譜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孫 星 衍

發 行 人 王 上 海 河 南 路 五

印 刷 所 商 务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务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編 主 五 雲 王

編 初 成 集 書 編

五 松 園 文 稿

五松園文稿卷一

清 孫星衍撰

亥有二首六身解

春秋左傳襄三十年晉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按史趙言亥有二首者十干配十二支從甲寅數至亥則餘甲子乙丑子與丑實支之首故云二首六甲爲身故云六身下甲子乙丑與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同計之方成六甲故云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言不外二與六也二萬大數在先故曰首六千六百六旬餘數在下故曰身史趙舉二六之數以明之大數在前餘數在後士文伯卽知是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史趙舉亥以示之支有十二而干十士文伯卽知以旬計矣今杜預注以文字形言之亥字古文竝非二首六身也且亥字不以干支求之所云二首六身安知非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日而云旬乎吾友李文學銳推之云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甲子六十除之得四百四十四甲子又六十分之二十卽三之一也四百四十四外又得二十日故曰四百四十五甲子也其第四百四十五甲子才有二十日故曰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祥禪不同月辨

今世三年喪依鄭氏二十七月而除甚合經義惟江南習俗大祥後稱禪旣無受服又廢禪祭失禮之甚

者其謬始於王肅而成於宋儒不可不辨。王肅與鄭爲難謂祥禫同月解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不知鄭氏本西漢諸儒古義按檀弓正義引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亦云二十七月而禫然則鄭氏解中月云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非臆說矣雜記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爲父在爲母及妻長子也期喪祥禫尙不共月豈三年喪反共月乎禫字從示說文云除服祭也鄭氏注士虞禮云禫祭名也開元禮祥禫祭不同月通典議以二十六月終而禫二十七月終而吉若從王肅祥禫同月則禫祭何所施施於二十五月則奪祥祭施於終禫則奪吉祭是何禮乎沈約宋書禮志永初元年黃門侍郎王準之議云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惟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議宜使朝野一禮詔可是列代俱知王肅之非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不入孔子曰加人一等明禫即可聽樂入內與大祥禮殊異祥禫共月雖用二十七月古禮之文仍從二十五月短喪之實矣宋時朝禮亦略如唐時其誤由於司馬氏作書儀云大祥出就次易禫服注云世俗無受服謂大祥爲除服卽著禫服今從衆多從鄭說讀禮通攷引書儀注云所謂中月者蓋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不可違也與今本殊

紫陽朱氏曰二十五月祥後卽禫當如王肅於是月禫徒月樂之說爲順今從鄭氏之說雖禮宜從厚然未可爲當據此是宋儒私議違鄭從王當時朝制且不行之大祥後自有變除之服見於經典宋儒攷古甚疏不及知耳閒傳云禫而纖無所不佩又云素縗麻衣玉藻云縗冠素紩檀弓正義引戴氏喪服變除云白屨無絢經證甚明何爲無受服是則不可謂大祥爲除服亦斷不可從衆宋儒以肅議違經又以私

禮違朝制實不知禮之甚者矣古者布用麻有疏密之別故鄭注素縞麻衣云十五升布言漸密於衰麻也今世有布木縣若依古禮推禫服當以二十六月設禫祭以素布衣履易麻衣冠加黑緯以白屨無緣易艸屨終月後吉祭而除服庶幾合於經義又不違國家二十七月終喪之制學者盍因吾言研覈是非焉

葬說

今世士大夫惑於陰陽禍福之說尤莫如葬其貧者久不卜窩有力者屢遷其棺妄冀祈福蔭芘子孫人心風俗之所繫故備論之以祛其惑焉宮宅地形書出於班固載文志其言地形猶管子言山之見榮非葬也志又有堪輿金匱十五卷顏師古引許叔重云堪天道輿地道亦不謂葬葬書不出於古則非先王之法言矣後漢書袁安傳始載安父訪求葬地今所傳郭璞葬經者隨志及璞傳無之宅經引子夏墓凶宅吉之言梁劉孝標注世說引青鳥子相冢書大率後人依托今不存古人重廟不重葬葬欲其藏之深飾終欲其儉卜地於北郊就陰此其義也禮云生者南鄉死者北首是知葬必南向向南則首北也又云祔葬不卜宅是知葬應祔祖有地卽有穴但以昭穆爲次而不擇穴也又云死徙無出鄉是知葬必于國都鄉邑不能遠求吉地也此皆經典可以依据今則反之信術家無稽之論一則造爲子午向不可用之說云當兼天干甚則或東或西四維八干皆任其意不察古人營宅墓皆守北首南向之義無貴賤皆用子午法天道和陰陽也傳曰水昏正而栽室壁四宿在亥至子月正位午方又曰南門正南門在巳至午

月亦正位午方。觀經典所命星名爲作室取法。虛宿在北宮。虛從丘。亦爲哭泣之事。丘从北。故狐死首丘。是爲葬首北取法。呂氏春秋云。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鼠子馬午。卽見古者宅墓向明之義。余因訪求碑碣。細審唐宋以前冢墓。無不用子午者。明時有國人鄭善夫移禹陵西向方志以爲不足據。今時官廨及元明搢紳宅院。亦皆正南向。故古者官有世祿。其福蔭轉勝於今。所以然者。陰陽交於子午。子月冬至。陰極陽生。午月夏至。陽極陰生。天道循環。非子午則爲絕陰絕陽。淮南子及孝經緯云。斗指壬小雪。指子冬至。指癸小寒。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今用壬丙癸丁代子午。皆寒暑陰陽不能相生之節。用之冀宅墓縣長獲福。是背天道而馳也。子午不可用之說。出自何書。問之術士。亦不能言其根據。或云西人爲此言。移其國位在午。尤可惡也。且生則悅陽。死則悅陰。物之情也。死者首北。所以安魂魄。病者東首。受生氣也。今舉死者首東首南。反其道矣。何以獲福。此術者之惑也。一則誤用前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之說。東方木色青。故曰青龍。西方金色白。故曰白虎。朱雀元武之名。亦依方色而立。今不論東西南北。徒以左右前後名之。若北向則木爲白虎。金爲青龍。名不正則言不順。且與天象違異。尤顯然者。察其致誤之由。因讀禮記云。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不知四者行軍之旗幟。故可左可右。下云招搖在上。亦謂畫北斗於幡也。且爲上有行字言之。行法天動。止法地靜。命之曰行。知止則反。是今地道靜而不移。奈何以軍行視之。不善讀書。違背天道甚矣。復有信先天卦位之說。移易方位。謂後天之坎離。卽先天之乾坤者。先天卦位。出於陳搏僞造。近世諸儒駁之無遺義。更不可信。八卦列於八方。按十二月。此孔子之言。若乾南

坤北則坎離艮震巽不當盡列於東方乎錯亂五行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造爲無氣無穴之說古者公墓之地掌於冢人國民族葬掌於墓大夫皆有其族有私地域豈能遠擇吉地太公五世反葬晉臣葬於九原依國族也世俗徒見孔子歷世封公卽謂曲阜非孔子不能葬非子夏不能葬孔子於此試問孔子魯人也若齊若晉有聖人葬地能卜葬於他國乎他國有聖如孔子者能來葬於曲阜乎且唐宋以來孔子之後皆昭穆祔葬而傳爵不絕所祔之穴皆有氣乎今世家所擇有氣有穴不遠數百里而葬之地一再傳而名位歟絕又何故此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造爲三元甲子有衰旺近時宜用乾兌向之說夫三元生於甲子則年月日時皆有三元一日一時亦有旺氣何獨取之於年坎離天地正位古今不易六韜言凡攻城圍邑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是古者依天道立向貴陽賤陰之驗若依三元旺氣宮殿官署數十年一易向有是理乎列代官署南向縱居之者吉凶不定而官署自存自旺未嘗有退氣之時也卽以人事卜之今有葬地兌向坐空朝滿合術士法者吾見已敗矣此又術者之惑也窀穸之事欲其高燥安燠則子孫心安地道難知陵遷谷變古者但卜之而已土中夏清勝於停棺經暑有速朽之患仁人孝子念之是以速葬爲急古者限以踰月之制大夫以上不能倉卒備禮又有賄贈會葬之文不得已而至三月五月非以緩葬爲貴也今世人不明此義直以吉凶係於宅墓夫宅墓人命吉凶皆以干支而定葬可轉移禍福將并所受干支而更換之乎卽云葬吉始得賢子孫彼術者何不自謀而爲人役乎乾爲積善坤爲積惡故孔子言積善餘慶積

不善餘殃作善不獲報未能積也今不積善而欲求福於宅墓即得吉地保無水火盜賊之患乎鯀化熊而入羽淵王季葬於渦山而水噉其墓至子孫且勃興積德累仁所致非葬之善也近世術士無通曉古書之人不肖者或預置荷應於穴中私約地主取重值必詭言人家祖墓不吉乃可售己地又詭言子午向不可用或兼天干或用四維始可令葬者聽其指畫其初由於欺人其後有著之於書者并以自欺東南士大夫久厝不葬傾竭家貲之患實由此輩古者未葬不除喪今國家亦有停棺不葬之律安得以禮經責之功令禁之俾復三月踰月之制又密訪所稱地師者治以詐欺取財之律則澤及枯骨之陰德遠矣

孫忠愍侯祠堂藏書記

家大人少孤貧好聚書書賈輻湊易衣物購之積數櫃旋以饑驅北行予生四五齡時既就傅歸竊視櫃中書心好之年逾志學從家大人之句曲官舍因按日讀所列學宮十三經注疏及諸史朱墨點勘凡數過幾廢科舉之業已而負笈遊學院江淮海河洛之間踰二嶠而西著述於關中節署畢督部藏書甲海內資給予使得竟其學嘗應試入都備書四庫館所見書益宏多又數年釋褐入玉堂奉勅進西苑校中祕書竝覩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回翔省闕者九年所交士大夫皆當代好學名儒海內奇文祕籍或鈔或購盡在予處閒覽釋道兩藏有最先古本足證儒書及陰陽術數家言取其不詭於經者寫存書目及官東魯由監司權廉使往來曹南歷下防河折獄所頓亭傳不廢披覽旋以母憂南旋倉皇捆載卷帙狼

籍時值河溢經南陽湖遇風沈舟歸至金陵料簡殘冊置忠愍侯祠屋中損書大半比年負米吳越貧不自存猶時時購補數十種書稍完具如初或有創獲蓋藏書之難而好書之不能免於尾者尙如是所藏既不備羣書不能區分四部獨釋其最要者以教課宗族子弟略具各家之學導來者先路俾循序誦習咸有法程分部十二以應歲周之數曰經學第一先以古義附以雜說漢魏人說經出於七十子謂之師傳亦曰家法唐人疏義守之不失以及近代仿王氏應麟輯錄古注皆遺經佚說之僅存者學有淵原謂之古義至宋明近代說經之書各參臆見不合訓詁多其游辭少有要實或又疑經非議周漢先儒謂之雜說列於附存曰小學第二先以字書次及韻書訓詁之學不明則說經不能通貫或且望文生義文字之變隸楷遞改滋生日多旣集漢魏字書亦及後世以盡其變聲音反切雖起六朝或推本讀若舊音而作且引古字書亦宜兼載曰諸子第三先以古書附以僞本九流七略互有改移班書隋志部分最當依此爲類庶非臆見六韜舊入於儒管子還列於道周秦述作之才幾於聖哲或多古韻古字僞書後出了然可知唐宋諸子尤多游戲之作附存於末不惑後人曰天文第四先以垂象次以算學次以陰陽黃帝巫咸甘石之學是分天部分野以占吉凶出於保章左史其書最古謂之垂象九章五曹之書惟知轉算不必長於觀象謂之算法遜甲六壬其術亦古不可中廢合以命書算法謂之陰陽三者俱屬天文其學各有所受不能合一曰地里第五先以統志次以分志或總紀區宇或各志封域禹貢古文說及周地圖之言存於列代地志及水經注括地志諸書宋元方志多引古說證經注史得所依據宜存舊書地名更

易今古殊目兼載今志以資博考曰醫律第六先以醫學次以律學醫律二學代有傳書竝設博士生人殺人所關甚重經稱十全爲上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稱郭鎮陳寵世傳法律此學古書未火於秦歷代流傳尤不可絕醫則刪其後出偏見者律則今代損益盡善欲求根據兼載古時令甲云曰史學第七先以正史次以雜史次以政書古今成敗得失一張一弛施之於政賴有典型存乎正史史臣爲國曲諱或有牴牾尤賴雜史以廣異聞朝章國典著作淵藪舉而措之若指諸掌則政書尤要云曰金石第八金石之學始自宋代其書日增遂成一家之學鐘鼎碑刻近代出土彌多足攷山川有裨史事古今兼列無所刪除曰類書第九先以事類次以譜類次以書目古書亡佚獨賴唐宋人編類採存十五非獨獮祭詞章實則羽儀經史謂之事類譜學之傳自東晉板蕩南宋播遷周秦世系不可復尋或多僞託唐宋學有專家傳書幸在列代經籍自有淵原證以書目所存僞本不能妄託是亦事類之屬故并爲一曰詞賦第十先以總集次以別集漢魏六朝唐人之文足資考古多有舊章美惡兼存自宋以下人自爲集取其優者入於書目餘則略之曰書畫第十一先以總譜次以分譜六朝以來以行楷爭奇存乎絹素或摹繪山川故事以傳往迹書畫小技不絕於今宜考其真贗鑑賞之學所謂賢於博奕游藝及之勿致廢事曰小說第十二稗官野史其傳有自宋以前所載皆有本末或寓難言之隱或注所出之書今則矯誣鬼神憑虛臆造竝失虧初志怪之意擇而取之餘同自鄙焉昔之聚書者或贈知音或遭火患或以破家散失或爲子孫售賣高明所在鬼神瞰之予故置之家祠不爲已有旣經沈溼僅有文字可尋卷帙零亂知免天災

豪奪之咎。但捨之作宦。不能多攜。是所觖望。略述原流。以曉後人云耳。

古佛象記

曩得古石佛象于關中。爲齊天保時所刻。又得于兗州。爲唐先天時所刻。又得宋刻畫象于終南山。便子谷。又得烏斯藏古銅象。則楊方伯揆所贈也。以是前代物。故愛玩之。置于家。先母好善。又守婦人無外事之義。聞釋氏不害于物。乃敬事之。日誦經禮拜。及遘疾。敬之愈至。疾益劇。不起。吾仲弟哀吾母之事。佛無効也。則毀其象。予止之曰。禮父母所愛亦愛之。又曰。思其嗜好禍福定于天。佛不能爲福。卽不能爲禍也。世之持誦釋氏書者。徒以心有所歸。輕功名。減嗜欲。如吾儒之讀書稽古。不使外物役心耳。佛固不知佛之道。卽孟子所云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政。不可法于後世之道。亦異于殘殺者。而何必毀之。且夫秦之權。銅雀之瓦。蚩尤盜跖之冢。後人愛之。飾爲古迹。爲其難得也。火浣之布。非可禦寒。夜光之珠。不及廷燎。直以爲賞心之具。今置古佛象于堂室。比之法書名畫。所謂小道可觀矣。何必毀之。仲弟曰。吾聞父報讎則子行劫。存此象以惑子孫。將有佞佛而入于邪。或耽虛無而廢事者。柰何。吾見世之愛士。購書者。其後且有達人。世之悖出者。其後且悖出。世之逞才。蘗爲詞曲小說者。其後且入于流蕩淫僻氣之所感。如流溼就燥。甚可畏也。遠則楚王英最先事佛。而不終其身。近則秦觀以寫佛書削秩。鄭鄧以符錄降仙作書。爲溫體仁附致其罪。人陽也。而接于陰。鬼氣中之家。爲不寧。性爲不正。招禍之道矣。是以惡其流弊也。予無以折之。亦不忍弃故物焉。遂記其事。以訓于家。

孫氏先塋連理木記

嘉慶四年太歲己未仲春月晦星衍歸自金陵展墓鄉郡至毘陵西郊夾港口謁十一世祖明贈漢中府知府諱鑑公墓披荆周覽得異木焉生當神道團團如蓋兩樹竝立上枝連理急告族人曰此圖籍所稱木連理也時始異之野人聚觀以爲嘉瑞府君者明故行山西太僕卿諱鑑之父禮部尙書文介公諱愼行之曾祖也或曰府君之後對策及第者二人入詞館者四人成進士任庶司者代有數人皆清白報國無田宅贍子孫然歷兩朝未嘗有罹國法墮名節者聚族同居且十數世是木也生其孫氏睦族餘慶之徵與星衍曰不然此國瑞也聞諸沈約志言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爲一則木連理生終軍對奇木言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國家重熙累洽拓地數萬里山陬海澨必有神木生之吾不及知其在孫氏先塋是吾族食德服疇世受國恩行葦勿傷之化所沾被也且五行亥卯未木也是木久拱矣而顯在未歲月建卯也於文未象木重枝葉位在西南其應西南陲之民有慕化歸誠者焉儒者不妄言符瑞而洪範推天人休咎嘉禾來牟見於書詩不可誣也星衍職任舊史事應經典敢不紀述以示後世且使子孫世世報國恩而思先澤庶幾毋翦斯木云

許叔重本主結銜議

撫浙使者阮芸臺先生旣設詁經精舍以教生徒星衍請崇祀先師許叔重鄭康成於堂中與臧文學鏞、堂舍生洪茂才頤煊震煊議所以書木主銜者臧君以謂許君之子沖上書稱太尉南閣祭酒比范史稱

汝長爲得其實范史不載明已疏也汝長官卑不宜以此蓋太尉祭酒星衍以謂太尉官屬雖貴由其自辟除不及汝長之列朝籍鄭康成注禮稱邑宰爲賈臣汝長宜書兼列太尉祭酒如今人之書前官可也且許沖上書祇言其父病未必病篤不起或後爲汝長范史則據終後而言較可從洪兩生以謂百官志太尉官屬有黃閣句主簿錄省衆事其官以令史爲之令史舊注百石不及令長之秩多至千石最小亦三百石是汝長尊於太尉官屬周澤傳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令長一也許君由孝廉辟太尉南閣祭酒由祭酒遷汝長故本傳云再遷除汝長與周澤傳官階正符合胡廣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不必定屬尊官今主題汝長不及太尉祭酒可也先生曰洪兩生議是可兼題之如孫君議

與秦觀察瀛書

竊見閣下爲政之意欲異乎俗吏之爲也今監司奉命有專達之責顧一方之弊政重且大者非一人一時所能更不能更而言之以招執政者之忌卒無益於事僕官山左屢以曹單河工應有童隄格隄請於當道領之託言無經費而不行此其毒事矣浙之士夫不可速葬閣下所應酌限陳奏以革其俗也浙之多權厝也積棺湖干反以速葬者爲忍其親其厝之而子孫有發迹者愈以爲得地而不葬或子孫之貧而絕者又不能葬是始終不葬其親也聞且棄棺於道斲爲船板矣或曰宋時南渡士夫攢厝其親棺以待北歸今居於此者何爲倪其習哉此非示諭勸誨之所可禁也又不可持之太急以苦貧民也按古有

未葬不除喪之禮。今三月踰月之制，縱不能行，閣下陳請有終喪不葬其親者，官員不準起官士子不準應試，商賈平民不準離鄉貿易。三年之久，富者既葬可依期，貧者亦無難舉事。其已終喪而未葬，事在令前者，再請限以一年，則部議不至以不便民相格。因浙省以推及於天下，此政一行，所謂澤及枯骨也。今之言事者，動言擇其重者大者陳之，乃有濟耳。此近名也。夫重且大者，既不易更，可更者又以爲不足言，是終無益於事也。人之身有苛疾焉，有痼疾焉，以苛疾求治於醫者曰：吾欲得痼疾而治之，豈情也哉？或曰：浙中權厝者多火生枯木，其應多火災。或曰：積屍之氣，經暑中人則爲疫。丙吉見喘牛而問之，此亦調燮陰陽之一端，廉車所宜問也。

貞節堂敍

吳之楓橋西岸有貞節堂，前閣學翁鴻臚爲旌表節孝，故奉直大夫袁君室韓孺人所署名也。堂外闢闢而內爽塏，旁則引泉種樹，左爲竹柏樓，後爲五硯樓，皆節母獨居課子及子又愷藏書讀書之地。堂三閒，不崇不隘，無磨礲雕績之巧。不佞與又愷相識，晚恨不及升堂拜母也。又愷涕泣言：母廿五而守節，撫孤義，卻勿御。未幾，母竟卒。又愷痛母益甚，徧乞當世賢士夫爲文，以顯母節，行彙一帙，命曰霜哺遺音。不佞時亦有母喪，聞其言，不自知其淚涔涔不止也。孝經稱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不謂今之名位，世之以科名，官位達者，不過奉告身，張燕會以爲親歡，誇耀閭里，愚婦孺甚，則忘身以及其親，數典而忘其祖，若是

者一郡邑率有數人。其身榮其後無聞焉。今節母卻壽觴不欲自顯。卒得旌於朝。又愷不汲汲求仕。進以立身。能文章名於世。又推其孝思以及其祖。藏弆先世書硯之屬。以爲宗器。使天下之士皆欲登其堂。觀其先澤。爲文以顯母之節行。若是賢子孫。海內千不得一焉。誠有合於孝經所云立身行道者。宜不以綠野畫錦之堂之易斯堂也。

湖北金石詩序

吾友嚴子進。搜攷湖北金石。自隋至元。凡若干種。爲之題詠。登臨之勝。興廢之感。讀之使人不勝情。夫詩固異於跋尾。子進此作。流連風景。抒寫性靈。可謂得風人之旨者矣。始畢督部鎮楚方檄。訪各路金石拓本。一上內廷三通館。一以副本爲之攷證。如歐、趙所撰書。任其事者。子進與馬通守紹基也。子進既以此詩上督部。契賞其清雅。屬爲開雕。以備一方文獻。旣而督部奄逝。楚中多故。金石書卒以不成。此邦金鐘鐵鑊。豐碑古碣。獨賴子進詩以傳一二。亦可慨已。予始與子進尊甫侍讀君及張舍人損、錢刺史坫。依畢中丞於關中節署。訪求古刻。中丞手著關中金石記。刊行於世。其後移節中州。又成金石書。如在關中時。子進亦省謁尊甫。作入洛之遊。一時翹材之館。風流文物。甲於海內。已而予官京師。侍讀捐館舍。諸同人亦多星散。中丞往來節制齊楚。不獨舊遊不可復預。著述之事。亦漸零落。及子進來東。訪予於濟上。巡使署。越十餘年。懷人傷逝。益不勝慨焉。然阮侍郎旣刻山左金石書。以成督部之志。子進能讀父書。又以此詩存楚遊。訪古梗概。督部生平好古愛士之心。亦可大慰於九京矣。子進所著有江寧金石記。又爲予校

輯寰宇訪碑錄將出而問世此特其儉詠之工不媿古所云登高能賦遇物能名者亦足慰也

跋鮮于樞書佛遺教墨迹

釋氏書最古者有漢時所譯佛說四十二章後頗增改其文不類次則佛遺教帖傳爲王右軍書集古錄以爲唐人然文義古質得儒書精義遠出金剛楞嚴諸佛書上蓋譯時在魏晉前也遺教以不畜積不安置田宅及戒顯異惑衆而進之以有愧恥求精遠修智惠皆異乎後世之爲禪學者釋氏戒貪嗔癡人有財而求其布施非貪乎金剛努目地獄變相非嗔乎人十月而生不能滿百妄冀成佛生天非癡乎唐以來僧衆談空其流愈失與遺教之旨大違異且遺教爲釋迦臨終口授之詞予遊關中至盩厔蓋有老明墓云鮮于樞以延祐六年書此用中鋒無側媚之筆天趣秀潤得晉代風格昔見趙文敏寫佛說四十二章於中州又獲覩此帖於家鳳卿茂才處歲事匆匆惜不及手摹一本因屬吳生毓汾影寫列入子部道家書目以備校勘云嘉慶五年人日書

楊光先傳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明時爲新安所千戶崇禎十年劾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啓新昇棺自隨廷杖謫戍遼西國朝順治三年光先上言時憲書面不宜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久之又告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爲閏七月附呈摘謬十論及闢邪三論先是西洋人有利瑪竇者與其徒湯若望等自明萬歷時奉所爲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象曰耶穌手持圓象曰天設爲天堂地獄之說以誑誘